

# 失忆的母亲

陈建苗

年初，母亲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又摔了一跤，依然是忘了拄拐杖，我们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。

赶紧送医院拍片检查，结果是左侧股关节骨折。去年四月母亲跌倒，导致右侧股关节骨折，幸亏医生医术精湛，术后恢复良好，不久就能拄着拐杖正常行走了。不到一年，又要动手术，况且87岁高龄的母亲有肺心病，两个月之前还刚刚“阳”过，她的身体能吃得消吗？股关节骨折俗称“人生最后一次骨折”，母亲这可是“人生最后二次骨折”了。

我忧心忡忡地走进骨科主任办公室，主任让我先看电脑里母亲骨折的影像片。他指着骨折部位坚定地说：“手术是必须的，考虑到老太太的心肺功能，我跟麻醉科主任商量过了，决定采用‘半麻’，手术的做法和去年差不多。”主任说是“半麻”，我揪着的心稍稍宽慰了一些。

那天上午，将母亲从病房推到手术室的门口，她紧紧地抓住我们的手。我看到母亲混浊的眼睛里有点湿润，眼神里有惶恐和不舍。我们故作镇静，抚摸着母亲的双手安慰她：没事的，这次也是去年的主任给您动手术，很快的，我们在外面等着。

手术非常顺利。超乎想象，母亲术后第二天就试着左腿下床走着地，一星期就出院了。母亲在家里以卧床为主，但我们尽量搀扶着让她坐在椅子上吃饭，每天站一站，动一动，约一个月后就能两手握着移步器在客厅里慢慢移步了。

这次恢复以后，母亲很少去室外活动，靠移步器或阿姨搀扶着缓慢地在室内走走，她的拐杖孤单地立在墙角，显得有点寂寞。我望着母亲缓慢移动的背影，一阵心酸：人生到了晚年，活动的圈子是越来越小了。大前年我陪母亲走路，一次能绕村庄走七八百米；前年还能绕一小圈走二三百米；去年跌倒恢复后只能在自家院子内外溜达几十米；如今只能在房间里移步活动了。

母亲虽然经历了两次大手术，但两条腿总体恢复得还可以。平时胃口和睡眠都很好，神态看上去还算“精神”的。可我们发现，这一年，母亲衰老的速度正在加快：走路更慢了，说话的声音更轻了。早上起来，吃好早饭，她呆呆地望着窗外不远处行走的路人。如果身边没有人陪着聊，不一

会，她就低头趴在桌子上打瞌睡。

比身体衰老得更快的是她的心魂。前几年，邻居阿姐从后门口停车场的路上经过，母亲都会站起来推开玻璃窗热心地招呼她进来坐坐，现在好像视而不见，不会主动打招呼了；住在镇上的阿妹每天早上会上买点新鲜蔬菜和鱼虾过来，那天我坐在母亲对面吃早饭，阿妹走近母亲身边打招呼，母亲看见她似乎有点淡漠，顾自转头看着窗外，等阿妹骑着电动车将要离开时，母亲才指着窗外对我说：“这是你阿妹啊。”

为了延缓母亲的失忆症，我尽量多和她说话，可是当我讲到紧要处，她却茫然地扭头看向窗外。有时候母亲想给我说一件事，但一开口语言就“神游”，我尽量抓住一两句能听懂的话和她交流。有时候她想说，又表达不出来，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，索性不说了。其实，她想说，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组织起来。

看来，母亲的失忆症越来越严重了。我隐约感觉到，她的心魂正在渐行渐远，慢慢地离开我们，离开这个家，向着那片神秘的、陌生的世界飘去。

母亲的失忆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。大概六七年前，母亲时常会对我们说：“现在记性真差，又把这事给忘了。”我们听过算数，没太当一回事。后来，母亲老是找钱，说几百元钱丢了，弄得保姆阿姨很尴尬。大家紧张紧张一起找，过不了多久，总能在枕头、垫被底下或在橱柜里找到，其实母亲自己把钱放到哪里忘记了。有时候我们一时找不到，生怕母亲不开心，赶紧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等同数量的钱，悄悄地放到被子里，然后让母亲看着装模作样地寻找，当找回丢失钱的那个瞬间，母亲紧绷的脸马上会舒展开来，露出失而复得的笑脸。

母亲的生活起居，由阿姨全天

候照顾。这三四年，我们夫妻俩也搬到乡下和母亲同住。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，大家庭五兄妹二十几口人不约而同地来老家陪母亲。几个月前，大哥因事外出，有两星期没有来，见到母亲故意逗她：“我是谁？”母亲笑笑答不上来。其实母亲知道阿哥是自己的大儿子，就是喊不出名字。大家围着母亲坐在客堂门口聊天，母亲只是静静地听着、看着，很少说话，两个三岁的曾孙和外曾孙绕着母亲跑来跑去，母亲慈爱地用双手去拦他们：“哎哟，当心！”她是怕小孩子摔倒在台阶上。

家里人少的时候，阿妹担心母亲寂寞，有时让母亲坐在轮椅上推着到镇上去看看热闹；阿妹还从自己家里拿来孙女儿园用过的剪纸图片和剪刀，让母亲动手和动脑，母亲剪纸的样子，让我想起儿时母亲做布鞋剪鞋样的情景。那时，母亲白天要去田间干农活，晚上收拾好碗筷，又开始忙碌了，剪鞋样，纳鞋底，缝鞋帮。那时单鞋和棉鞋都是自己做的，一家八口不知要做多少双布鞋。纺纱、染色、织布、织毛衣……母亲心灵手巧，样样能干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一觉醒来，仍见母亲在灯下忙碌。

可现在的母亲变了样：每天早餐，阿姨准备好八宝粥或面条，母亲拿起筷子或调羹自己会吃，中餐和晚餐的米饭，放到面前，母亲却不会自己吃，需要阿姨喂她。切好的苹果或菠萝，放到母亲面前，如果阿姨没有喂她，她自己就不会拿着吃。我走过去催母亲吃水果，她却把水果盘推到我的面前让我吃。每天傍晚，她总是注视着窗外，默默地等我下班回来；吃过晚饭，才七点钟，母亲就会对我说：“外面天黑了，你快去睡觉了。”

母亲自顾不暇，心里还装着子女。

父亲是86岁那一年走的，当时我们在悲痛之余，担心母亲能不能熬过这一关？即使熬过了，能不能超过父亲的寿命？对此，大家都没有信心，主要由于当时母亲的肺心病常常引发肺炎，每年总要去住院治疗。而这几年给母亲备着家用面罩式呼吸机，老毛病（肺心病）很稳定，所以母亲的身体能有现在这样的状态，我们也知足了。到了我这样的年龄，还能叫声“妈”，已经是上天赐予的福分。

母亲时而糊涂时而清醒，但总是努力配合着我们锻炼身体。我们让她多走走，她马上会站起来握着移步器走；坐在客堂间，她戴上老花镜，拿起剪刀剪剪图片、剥剥毛豆……看得出，母亲舍不得我们，舍不得她含辛茹苦一辈子撑起的这个大家庭。

就是用竹子刻制的。

这个茶则，一头规整，另一头从左向右倾斜，左边短，右边稍短，使整个茶则显得灵动而不呆板。茶则的尾端留有一节隔，不仅使茶则表面有变化，而且可以防止茶叶从后面倒出来。茶则的背面，刻着“别无道理”四个字，旁边落款是永悟。我从百度上查到，这四个字，应该出自宋代释崇岳的《偈颂一百二十三首》：“治父站风，别无道理。家田米饭，早眠晏起。洗面摸著鼻，啜茶滋却嘴。”

这么一个别致茶则，我当然是很喜欢的，平常不泡茶的时候，放在书桌上，偶尔把玩一下，就会想起它的来历，心里更是暖暖的。

这个茶则，是八年前刻“别无道理”的永悟送给Ry的。永悟法号普缘，是长寿寺的住持。那年，朋友带我们去长寿寺品茶，当普缘法师得知初中毕业的Ry马上就要去美国交换学习，就拿出这个茶则送给她留作纪念。

现在，这个茶则就在眼前，仍然是当初的样子。而Ry，已经本科毕业，准备要读研了。

# 印象：不一样的施珍

荣荣

艺术与生活的密切关系，最寻常的诠释莫过于陶瓷了。这几乎与人类文明之光同时诞生的器物，一直是人类日常最踏实的陪伴。每次去各类博物馆或遗址展览馆，都会见到那些外观质朴，与原始生活特别契合的各种器物，它们很多居然是作为墓葬而留存下来的，由此也印证了它们对于人类的重要性，并由时间赋予了它们更多深沉的质地。我盯着刚刚使用的“契合”这个词，想到了艺术的起源，并认定，原始的艺术，一定是与生活最契合的，那些既是生活品又成为现代人眼里的最好的艺术品。而现代一切纯艺术的东西，都是由最初与生活所需契合的物事或行为里出发或单独分离出来的，绘画是，音乐、舞蹈也是，其他种种都是。

由“契合”这个词，我想到了身边一位了不起的名叫施珍的女子。我一直想用一篇小文，写一写施珍的印象记。现在，我想我终于找到这篇小文的词眼了。对，就是“契合”。

先不说施珍名字前一长串虚的实的头衔。只说她的外在形象。圆乎乎的脸，圆乎乎的眼睛，圆乎乎的鼻子，圆乎乎的运动发型，圆乎乎的身子（绝不是胖，是有点圆润的那种），整个人看上去，就像是一尊放大版的质朴可爱的瓷娃娃，这让她笑起来也是圆乎乎的了。印象中她似乎特别爱笑，一笑起来，眼睛亮亮的，有真诚的光对着你释放，透过这光，你似乎能看到，她内心的爽朗与阔大。这是一位你一见就满是好感的女子。“行。”“没关系。”“就这样定。”“好的。”这是她惯常的话语风格，给我感觉爽快得不得了。这样的性子，做朋友，做工作搭子，都是好得不得了。

但也只能做做朋友了。工作搭子就不能想了，我可没有成为工艺大师的天赋。因为长得像瓷娃娃的施珍，她的工作与事业角色是一名青瓷名艺人，契合吧。这位国家级非遗“越窑青瓷烧制技艺”省级代表性传承人，生长于陶瓷世家，她的三爷爷是陶瓷教育理论家，也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创始人之一。她的姑父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“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”代表性传承人。出生于慈溪上林湖畔的施珍，自己也是这方面科班出身的，她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，后又作为交换生去韩国首尔产业大学陶艺科进修三年。回来后，一头扎入家乡越窑青瓷艺术尤其是上林湖秘色瓷的工艺挖掘、作品创作与研究，现在已是高级工艺美术师、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、中宣部授予的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。按照陶瓷业内人士的话来说：施珍已是陶瓷艺术界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了。

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稍稍提及一下让施珍心无旁骛的越窑青瓷艺术。越窑青瓷，以胎质细腻、造型典雅、青釉莹莹、质如碧玉而著称于世。陆龟蒙曾作《秘色越器》诗云：

时至今日，爷爷奶奶爸爸都已过世，这段家庭经历的细节再也无从讨问无以知晓了。可历史的创痛却永久留在我心上，又怎么能忘记？就像爷爷当年经常给我念叨“镇海”“招宝山”一样，我也常常会在女儿面前提起这段家族往事。我想让她明白，上溯不过三代人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亲人，还曾遭受过这样外敌入侵、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。更想让她理解，她的爸爸为什么这么痴爱这身军装，一穿就是一辈子。

在招宝山威远城遗址，两只石狮子守护着一座石砌城门，无言地诉说着历史。为了抵御倭寇的骚扰，明嘉靖年间筑起了这个城堡，又垒了数座炮台，至清朝增至十多座。数百年来，这些炮台经历过英、法、日军舰的轮番轰炸，古老的威远城见证了多少凶狠的侵略和悲壮的抗争？一个国家如果国力

“九秋风露越窑开，夺得千峰翠色来。”徐寅在《贡砖秘色茶盏》中，更有“巧剡明月染春水，轻旋薄冰盛绿云”的句子。总之，施珍倾注全部身心的越窑青瓷，有着“类冰似玉”“明月春水”的品质。这样的品质，特别契合施珍这样一位一头扎入就不出来的青瓷艺人的品性。前面说过，这位看上去温温和和的女子，性子极为爽朗，平时又为人热心，愿意付出。这一点从她业余兼任宁波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，为宁波民间文艺的繁荣发展，为协会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就可见一斑。有一次我在市郊碰到一位陶瓷小女艺人，参观她的作品时我不时眼热——没办法，好的艺术品，总是以它们的美勾人心魄，我自然得多看几眼。谈话中得知她的老师正是施珍，当时有些愕然，细想便了然了，在我眼里的施珍小妹妹，其实不小了，她是越窑青瓷非遗传承人，带徒是传承中最重要的一环。最近这位小姑娘的作品获得了省展一等奖，我知道后特意在微信里祝贺她，同时也特别为施珍高兴。

每次与施珍见面，如果时间允许，我们会在一起聊聊彼此的近况。每当这时她总会告诉我，她最近在创作什么，又有什么艺术上的新构想。据我对她粗浅的了解，她已有许多代表作品，她的《上林随想》，她的《春天里》《苍穹之镜》《彩云追月》《心之绽放》及《红黄蓝》系列等，无不将她的艺术设想大胆地融入青瓷烧制中，从中我感受到了绘画与雕塑之美，还有给我带来的现代艺术的视觉冲击与浓厚的诗性内蕴。用评论家袁志坚的话来说，施珍的作品“消融了自我经验，打破了主客界限，绽放出偶然之美与原创之光……带给人们无垠的想象”。由此我联想起越窑青瓷品质里那种去掉了尘埃的纯净色泽，那种浑然天成、美玉无瑕的样子，这不正是她对于艺术的潜心追寻与努力的精锐所在？这是她独有的青瓷艺术与她独有的艺术追求的相互契合，相互印证。

这篇印象小文写到这里该结束了。回到开头艺术与生活的的话题。都说文学创作分三个境界，一是看山是山，二是看山不是山，三是看山还是山。在我浅显之见里，其他艺术创作莫不如是。青瓷艺术自然也这样，从最原始的与生活之需的完美契合，到高于生活的欣赏、把玩之需，到最后返璞归真的艺术大成，这些，在施珍的诸多作品中有很好的呈现。还是引用袁志坚的话：“她的每一件成功作品，无不是‘器形之实与心像之虚的结合’。”那是生活与艺术高层次的融会贯通，是最高意义的契合。总之，我印象里的施珍，是不一样的女子，不一样是因为她不一样的艺术风格，不一样的为人处世，不一样的事业追求。总之，是不一样的女主人一个。

## 茶匙

茶匙是“茶道六君子”之一，另外五件分别是茶则、茶夹、茶针、茶漏和茶筒。

茶道六君子，在茶道中扮演着不同角色，各有各的使命。茶匙的作用，主要是从茶叶罐里取茶或投放茶叶。

我家里有好几个茶匙。这些茶匙，各有各的特点，有木头做的，有竹刻的，也有塑料制成的，它们大小、形状也各不相同。如果单纯从用途上讲，家里有一两个茶匙就够用了，之所以有好几个，说明当初买茶匙的时候考虑的并不是实用，而是喜欢。

在这些茶匙中，我最喜欢崖柏做的那个。

它有几个方面的好。首先是材质好。崖柏是种珍贵的木材，有种很好闻的香味。其次是形状好。这个茶匙的口子大，挖了内槽，可以盛放茶叶；手柄从下往上逐渐变小，到最后收缩成尖头。第三，它的背都有一块皱纹，带着岁月的沧

三十年前的四月，我从椒江七号码头踏上客轮，跨东海，溯长江，至安徽芜湖杨家码头下船，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。

三十年后的四月，一纸调令把我从古都西安，调到了宁波，在这里，我将度过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段时光。

从海上出发，最后又回到与出发地相距不远的海边，兜兜转转画了一个圆，我把这当成冥冥中的天意。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回到阔别三十年的浙江，心情既激动又复杂。报到后的第一个周六，我便兴冲冲地赶往镇海招宝山。啊，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就听当医生的爷爷不停念叨“镇海”“招宝山”，虽然我从未到过此地，但这两个地名，早就像刀子一样刻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听爷爷说，早年他在镇海开了



楼影鱼色两相和

孙继宁 摄

# 我的茶器

陈早挺

桑。最后，这个茶匙的手柄向左侧弯曲，适合用左手握住，而我是个天生的左撇子。

这个茶匙，还承载着一个难忘的记忆。2019年9月，在太行山脚下一家出售当地特色产品的小店里，我淘到了它。那天，我参观完谷文昌故居出来，在等同行的伙伴时，我拐进了一家店铺。店里有不少木制品，在这些木制品中，我与这个茶匙相遇了。它的出现，让我的视线再也没有办法离开它。我拿在手上把玩了以后，在心里认定了要把它带回家，作为此行的一件纪念品。很快，我和店主愉快地谈妥了价格，把它收入囊中。

也是在这趟出差期间，我接到通知，我的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。这件事，也叠加在这个茶匙上了。

一家“回春堂”诊所，治病救人，颇有名望，日子过得也算安乐。岂料日本鬼子侵犯中国，打进了镇海，招宝山上火连天，诊所附近的街上也落了炮弹。为了活命，爷爷只好抛下诊所，带着家人连夜逃难回到天台老家。

“那时路上还有土匪，为防土匪抢劫，我叫你奶奶把金银钞票缝在你爸爸的棉袄里，这样才算是带了点活命钱回家……”爷爷说这些时面带微笑，可我们听了心里却是酸酸的。我爸爸当时才十来岁，真不知道他是如何跟着大人们翻山越岭，走过那几百里崎岖山路的。在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，我看到历史上英军、法军、日军侵犯镇海的一桩桩罪恶，心口就像被一大片污泥和泥沙堵住，闷得喘不过气来。近代中国积贫积弱，海防不固，外敌多从海上入侵门跨户，沿海城市无不迭遭欺凌掠夺。斑斑血迹涂抹

# 但愿海波平

许志天

的史实，让人痛彻心扉，不忍卒读。

在第五馆“全民抗日雄关魂”展板前，我久久伫立，细细辨认，希望能够从中找到当年爷爷所述故事的蛛丝马迹。史料记载，1937年8月至1943年12月，日机空袭镇海315架次，总投弹1052枚。1940年7月17日，日军首次侵犯镇海，守军奋勇抗击，21日日军败退。1941年4月19日，日军又发动进攻，守军数连悉数阵亡，23日镇海大部沦陷。抗战期间，镇海地区惨遭日舰炮击、日机轰炸扫射、日寇屠杀，无辜百姓死737人、伤3034人，建筑物被毁11600余间。

我爸爸出生于1928年，以逃难时十来岁的年龄推算，爷爷说的那段历史应该在1940年前后。从1937年日机首次轰炸镇海推算，爷爷和家人已经在镇海度过了好几年担惊受怕的日子，最后他们熬不住了，不得不舍弃这里的一切，加入逃难的难民队伍中。

墙上，有一张当时逃难人群的黑白照片。挑担的，背筐的，推车的，惶恐的神色，慌张的动作，我仿佛看到了爷爷奶奶的身影，看到他们拉着爷爷爸爸的小手，边战战兢兢地看着天上日机袭来的方向，边跌跌撞撞地向山里拼命逃去……

时至今日，爷爷奶奶爸爸都已过世，这段家庭经历的细节再也无从讨问无以知晓了。可历史的创痛却永久留在我心上，又怎么能忘记？就像爷爷当年经常给我念叨“镇海”“招宝山”一样，我也常常会在女儿面前提起这段家族往事。我想让她明白，上溯不过三代人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亲人，还曾遭受过这样外敌入侵、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。更想让她理解，她的爸爸为什么这么痴爱这身军装，一穿就是一辈子。

在招宝山威远城遗址，两只石狮子守护着一座石砌城门，无言地诉说着历史。为了抵御倭寇的骚扰，明嘉靖年间筑起了这个城堡，又垒了数座炮台，至清朝增至十多座。数百年来，这些炮台经历过英、法、日军舰的轮番轰炸，古老的威远城见证了多少凶狠的侵略和悲壮的抗争？一个国家如果国力

孱弱，军力不强，即便垒起最坚固的炮台，恐怕也挡不住外敌的舰队和飞机。和平需要捍卫，落后必然挨打，为了子孙后代的安宁，必须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。这，就是招宝山炮台留给我们的警示！

今年五月，我给全校学员上了调岗新岗位后的第一堂思政课。从爷爷逃难的经历讲到镇海被炸的历史，从校内抗倭名将戚继光雕塑，讲到他写下的著名诗句“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”，我想传递的核心意思只有一个：我们要肩负起守疆卫海的责任！

七月，我第一次随千吨训练舰出海，与毕业学员一起驰骋碧水，迎风斗浪，开展某大型综合演练。紧接着参加学员毕业典礼，目送又一批新生力量，充满信心地奔赴祖国的万里海疆……